



General Hospitals and Clinic Centre

综合医院与康复中心

菲利普·默伊泽尔（德） 克里斯托夫·席尔默（德）
王婧 译

综合医院与康复中心

菲利普·默伊泽尔（德） 克里斯托夫·席尔默（德）

综合医院与康复中心

技术咨询：Franz Labryga 教授

专业顾问：Peter Pawlik 博士，Linus Hofrichter 与 Wolf Dirk Rauh

翻译人：王 婧

目 录

德国新式医院 Philipp Meuser Christoph Schirmer	9
引言	
从医院到疗养院 Philipp Meuser Christoph Schirmer	11
诊断区与治疗区	
门诊部 Peter Pawlik Linus Hofrichter	25
手术室 Wolf Dirk Rauh	33
护理区	
护理区 Franz Labryga	39

综合医院与康复中心

艾尔贝克综合医院	汉堡	60
圣玛利亚疗养院	马格德堡	64
东荷尔斯泰因医院	欧丁	68
卡里塔斯医院	巴特梅根特海姆	74
埃伯斯巴赫医院	埃伯斯巴赫	78
综合监护护理病房与病房 1 部天主教圣母医院	赫尔纳	82
市级综合诊所	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	86
哈雷 - 克吕尔维茨大学综合诊所	萨勒河畔哈雷	92
贝格曼施特劳斯特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医院	萨勒河畔哈雷	96
尤根海姆县级医院	尤根海姆	100
奥斯塔尔伯综合诊所医学服务中心	巴登 - 符腾堡州阿伦	104
ukb- 柏林事故医院	柏林	110
弗里德里希海恩的威万特斯综合诊所	柏林	114
圣弗朗西斯库斯医院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阿伦	120
斯图加特的德尔康尼综合诊所	斯图加特	124
施潘道的威万特斯综合诊所	柏林	130
米里茨医院	米里茨湖	134
红十字医院	慕尼黑	138
埃米尔 - 冯 - 贝灵医院	柏林策伦多夫	144
专科医生诊断病区联邦国防军医院	柏林	148

魏斯瓦塞县级医院	魏斯瓦塞	152
阿加塔里德县级医院	阿加塔里德	156
弗来明的约翰尼特医院	特洛恩布里岑	162
慕尼黑－高廷的阿斯克勒皮欧斯医院	慕尼黑	166
韦尔纳－弗斯曼医院	埃伯斯瓦尔德	170
阿尔特玛克综合诊所	萨尔茨韦德尔	174
维斯马市级医院	维斯马	178
菲斯滕瓦尔德的巴特萨罗 HUMAINE 综合诊所	巴特萨罗	184
肯普滕－奥伯阿尔高埃综合诊所	肯普滕	188
开姆尼茨的德尔康尼医院	哈特曼斯多夫	192
慕尼黑－诺伊伯拉赫市级医院	慕尼黑	198
格雷弗斯米伦 DRK 医院	格雷弗斯米伦	202
卢肯瓦尔德 DRK 医院	卢肯瓦尔德	206
圣－约翰纳斯医院	多特蒙德	210
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	海德堡	214
哥达 HELIOS 综合诊所	哥达	220
新建的替代建筑德绍市级综合诊所	德绍	224
圣伊丽萨贝特与圣芭芭拉医院	萨勒河畔哈雷	228
马格德堡市级综合诊所	马格德堡	234
南方综合诊所	纽伦堡	238
信息科技园医院	科隆	242

前波莫瑞州的德尔康尼综合诊所	于克明德	246
巴特赫尔曼斯伯恩医院	巴特德瑞堡	250
“圣约翰内波穆克”天主教医院	埃尔富特	254
迪尔哈根东海医院	迪尔哈根	260
麦契尼希县级医院	麦契尼希	264
黑兴帕克医院	奥格斯堡 / 施瓦本	268
汉诺威海里滕疗养院	汉诺威	274
罗伯特－博施医院	斯图加特	278
比特费尔德县级医院	比特费尔德 / 沃尔芬	284
巴姆贝克综合诊所	巴姆贝克	288
豪尔瓦特医院	拜罗伊特	292
霍夫市级综合诊所	霍夫	298

德国新式医院

+ - | ● ○ 8
混合建筑类型
水平建筑类型
垂直建筑类型
新建建筑
改建建筑
扩建建筑

比例尺: 1 : 2000

0 20 40 60 80 100 m

这本以医院建筑为主题的出版物涵盖了个别建筑专题论著的一些国际概况以及德国研究所著的标准化 (DIN)。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出版的印数并不能反映这方面建筑的多样与数量。近年来，来自法国¹、英国²和荷兰³的欧洲书籍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表明了当前的趋势，改变了医院建筑在人们眼中诡异的建筑造型，从而树立起一种未来医疗机构的健康中心形象。类似酒店的病房和服务设施让人们看到造型转变的成功。国际建筑项目阐明了相关的国家法律、规章与原则对规划与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以至德国平常只有建筑事务所才会阅读此类书籍。

经过两年的准备工作，这类出版物终于填补了德国专业书籍的空白。出版的书目收集了自德国统一以来新建的医院建筑案例集锦。德国 100 多个项目均被详细说明，向人们展示了德国北部弗伦斯堡与南部肯普滕之间以及西部科隆与东部柏林之间的医院景观概貌。在书籍的汇编方面，除了 50 个新建建筑项目以外还包括 50 个改建项目与扩建项目。为了对建筑的规格和功能进行比较，采用了功能示意图帮助阅读。总的来说，均采用 1 : 2000 的尺寸，按照 DIN13080 的规定，并用彩色标识：红色 = 诊断 / 治疗，黄色 = 护理，绿色 = 行政管理，橘色 = 社会服务，棕色 = 后勤供应与废料处理，紫色（浅） = 研究与教学，紫色（深） = 其他的，蓝色 = 动力技术设施。

其他的导向均在版面的右侧采用红色标记加以说明。项目框架内诸如诊断与治疗这

种独立区域的标识，按照其指向减免了寻找的繁琐。采用图示法对建筑类型学进行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信息，那就是这个建筑是属于垂直型（新建筑项目中占 70%），还是水平型（新建筑项目中占 5%）或者是混合型（新建筑项目中占 25%）。

由于这种项目资料相当丰富，所以出版了两册。第一册除了基本的医院建筑以外，还搜集了综合医院与康复中心的优秀案例。我们专门请 Peter Pawlik, Linus Hofrichter（门诊部）与 Wolf Dirk Rauh（手术室）这三位建筑师以及具有多年经验的柏林大学教授 Franz Labryga（护理区）作为本书的咨询顾问。

第二册将选出专科医院与专科门诊作为主题。Hartmut Nickel（妇产科），Joachim Staudt（精神科）与 Daniel Gutmann（康复中心）三位建筑师以及杜塞尔多夫企业顾问 Holger Storcks（市场培训）作为专家共同探讨他们各自的经验。非常感谢本书中所有设计项目的 60 多位建筑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是无法保证本书出版质量的。

接待区与急救接待区
医生服务区
功能诊断
内窥镜检查
实验医学
病理解剖室 / 病理学
放射诊断
原子核医学诊断
手术
分娩
放射疗法
原子核医学疗法
物理疗法
作业疗法
值班
其他

诊断 / 治疗
护理
行政管理
社会服务
后勤供应与废料处理
科研与教学
其他
动力技术设施

1 Fermand, Catherine: Les Hôiaux et les cliniques. Architecture de la santé 巴黎 1999¹, 2005²
2 Monk, Tony: 医院建筑。Chichester 2004¹, 大连 2005²
3 Wagenaar, Cor (Hg.): 医院建筑。鹿特丹 2006

从医院到疗养院

医院是一个神圣的白色之地。就像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所说的那样：“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予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收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医院昼夜不停地为人们提供服务，从医学诊断到医学监护，各种专科医生都在时刻待命。简言之，这里将有关医学的各项工作都集中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所有的原则性都隐藏在风险与困难的背后。一所医院既要配备酒店式服务，又要承担患者的整个供需与护理，出于这个原因它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患者被送到医院，与亲人分离并处于一种非个人、也许甚至是被排斥的氛围之中，一般来说，不会与相关医生建立私人关系。住院性障碍，即由于长期住院所产生的身心损害，此问题尤其困扰着儿童和老人，所以一直备受关注。

1859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就已经注意到，市级医院中患者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未使用那些医疗设施进行治疗但同样患有此病的患者。如今，德国医院里每年仍有至少1500人死于在医院里患上的传染病。¹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因为医院中的死亡事件总是遭到住院率统计的压制，住院规则之一，它是一个可以满足治疗疾病、维持生命

并根据情况对影响声誉的事情加以隐瞒这些需求的地点。仅在2005年7月就有12个英国人死于一种名为Clostridium difficile（困难肠梭菌）的病原体；在德国，这种大肠菌尤其对于老人与免疫力低下者成为致命的危险因素。然而又有哪些医院愿意为了患者而将自己的声誉全部赌上？对于患者死亡事件来说，其中的原因除了缺乏卫生常识和过度服用抗生素之外，本来有800 000名患者可以获得治愈，但却在医院中被传染致死。²人们认为在这个光明而又先进的时代，虽然曾经一时偏离了轨道，但很快便会恢复日常的社会意识。一段时期内，人们曾希望通过毫无限制的医学手段来获得长寿，这必然会出现诸如嘲讽与异端这类欺世惑众的无限权利。“It may seem a strange principle to enunciate as the very first requirement in a Hospital that it should do the sick no harm.”³简单翻译为：“它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断言，医院的首要目的在于避免患者受到伤害。”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技术完善的医学研究却无能地面临着原以为消灭的新旧病原体的肆意侵犯。现代社会造成我们生病的因素，比如情绪紧张与精神压力，都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了威胁。那些违背医院意志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古代格言的说法，那就是治疗并不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此外，大多数人非常不喜欢去医院，即使仅仅是一个参观者也不例外。患者有各种各样的期望，比如医院的构造应当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一种是用因特网连接成的高科技中心，另一种希望采用酒店式服务营造一种舒适惬意的氛围。于是，医院的公众形象，除了医疗职能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1820—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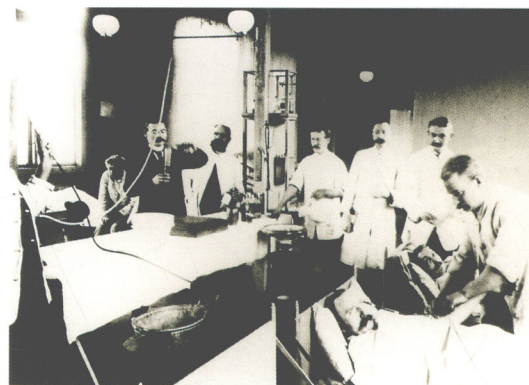
- 1 Stolze, Cornelia: Erst waschen. 致命的病原菌席卷德国医院。引自：《时代周报》17/2005
- 2 参看2005年7月11日的《明镜日报》
- 3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医院的注解。伦敦1859



汉堡派斯特医院 (1758)



一所纽约医院中的肺结核病房，大约 1890 年



汉堡海员医院中的霍乱病房，1892
(图片: bpk 普鲁士文化中心的图片档案)

以外——主要取决于它的建筑结构与室内设计。

设计医院时的难点在于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以满足患者的物理需求为目的。治疗过程当中对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并未表示关注，反而对其功能与效果却相当重视。

德国医院财政法中有这样一条，医院被定义为“应当是通过医生与护士的帮助，从而确定病因、治愈疾病、减轻痛苦或者帮助分娩、安置患者并供应伙食的医疗机构”。⁴在这个定义中，可以抓住两个建筑类型的基本标志：其一为建筑中的患者由于住院的天数不定而需考虑到时间范围，其二是为了达到治愈疾病与减轻痛苦的目的而需考虑建筑中特殊部门的医学规格。在整个过程中，建筑的“辅助”与其特性始终起着次要的作用。然而，一直以来，药剂学实验其枯燥乏味而被嘲笑的事实，如今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生命的基本原理，即自然疗效。

医院这个词源源于中古高地德语中的 siechen-hūs，表示麻风病医院。后来因语言惯用逐渐将 krancen-hūs（医院）替代了 Siechenhaus；与此相反，来自希腊语 kliníé téchnè 词干中的 Klinik 则源于长期卧病在床的患者的医学思想。⁵此外，德语的 Krankenhaus（医院）是从英语的 hospital 翻译过来的，如今在一些德语地区还会零星见到 hospital 这个词汇，尤其是奥地利和瑞士。Hospital 这个词还包含疗养院的意思，以前用来表示贫民院或者老人院；词源有所不同：类似于法语的 hôtel，源于拉丁语的形容词 hospitalis，被翻译成好客的、殷勤招待的，因

语言惯用而发展成为寄宿旅店的意思。⁶

从 krancen-hūs 发展为 hospital 的想法更为现实。如今看起来好像都一致认为，环境质量对人们的举止和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基本原理之一是，相对于科技而言，有机健康与整个人的心情好坏密切相关。康复与治愈不再仅仅依靠医生的医术和高科技医疗设施来获得，而是由周边环境来起决定作用。混凝土的荒漠与繁茂的景致相对抗：一面是工业的复原发电站，另一面是黑森林医院。再也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并舒服地“呆在家里”更能够清晰地体现出人性。然而，这的确是一种极佳的医院疗养方式，周围所看到的是寂静的森林，仿佛渺无人烟一般。难道黑森林医院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医院模式吗？

从医院城市到花园城市

让患者在风景优美的环境中进行治疗的想法对整个建筑时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曾经是那样一个年代，逐渐从工业化中突破出来且过分苛求城市变为各种文明风气泛滥的乌合之众。比如 1892 年，汉堡在 20 世纪初爆发了一场霍乱传染病，在这次瘟疫中，大约 640 000 居民中有 16 956 人被传染此病，8 605 名患者死亡。⁷自 1830 年以来，在德国有将近 5 000 人死于霍乱。城市爆炸性的扩张趋势，由于饮用水中滋生并快速繁殖的病原体而得到遏制。最后的结果是采用排水工程与净化水资源措施，将废水与饮用水严格分离。⁸

城市为了文明的发展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柏林人口的总发病率由于肺结核的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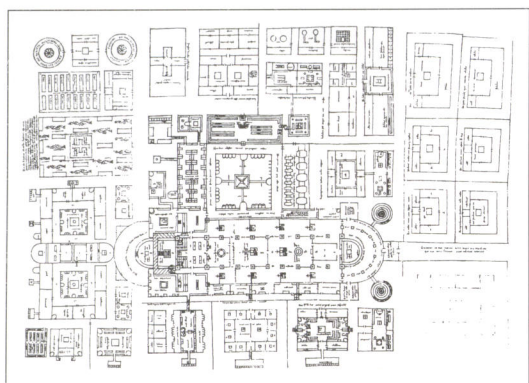
4 参看《医院经济保障法》第二章概念定义的第一条，医院护理守则与医院财政法 (KHG)。自 197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

5 Lexer, Matthias: 中古高地，德语“简明词典”，斯图加特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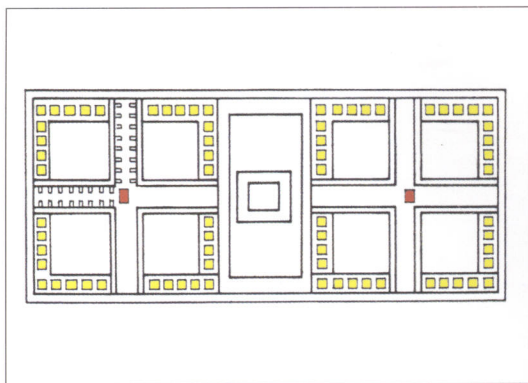
6 辞源（杜登 第 7 册）。曼海姆 2001³

7 Verg, Erik: 冒险，它的名字叫汉堡。汉堡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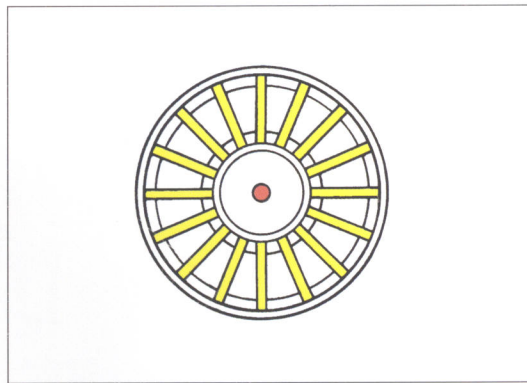
8 Vasold, Manfred: 这是一个邪恶的年代。引自：《时代周报》19/2003



圣加仑修道院，平面图（大约 820 年）
（图纸：柏林工业大学）



米兰 Ospedale Maggiore，平面图
草图：Filarete（大约 1457 年）



巴黎 Hôtel-Dieu 医院，平面图
草图：Bernard Poyet（1774 年）

繁发生以及滥用酒精”⁹而非常高。与1889年到1895年人口增长了13.2%相比，“城市中需要照顾护理的心理疾患者在同期内增长了55.1%”，这是来自当时柏林管理部门的一篇报道。¹⁰

在人口过多的多石荒地进行机械化文明运作几乎使人们产生精神错乱。为了治愈德国经济繁荣年代的大城市精神病患者，柏林发现了孤独症：“在一片平坦的田野、空旷土地上，一个小村庄背后的一幕”¹¹，神经科医生兼作家 Alfred Döblin 在 1900 年这样写道。Döblin 曾这样记述，当柏林城市土木工程监督官 Ludwig Hoffmann（1852—1932）对柏林东北部周边进行规划之后，柏林布赫镇的柏林精神病院 III 便开始修建，作为第一个城市建筑群，这个占地约 68 公顷，由 45 个建筑组成的医院城市于 1906 年对外开放。防止来自市民阶层的患者，必要时将他们隔离关闭起来的做法具有一定的社会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使精神病院远离城市。像这类将一个精神病院迁移到城市附近的做法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中世纪，医院以及疗养院均位于城市的外围或者当城市发展到 13/14 世纪的时候，最近也是位于城墙边上和中心住宅区的边缘地带，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传染病的发生。当然，总的来说按照基督的博爱精神，对于年老体弱患者的照顾也为修会团体提供了一个机会，¹² 所以建筑物均修建在远离城市市民忙碌嘈杂的地方或者在自家围墙的后身。从教堂到积极的医院治疗这种空间上的邻近，成为力求的团结友爱精神与给予的精神宗教安慰的混合表达方式。820 年前后，起草的圣加仑修道院设计

图纸运用它的修道院设施与环绕在四边形的十字形回廊周围的空间排序展示出本笃会修士修道院的典型平面图。教堂与井然有序环绕其周围的公共区域的连接成为数百年来医院建筑的典范。这里不仅有住所，还有为生病的旅行者和朝圣者修建的护理机构。在本笃会修士修道院中照顾患者已经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至由于这项责任使修道院成为医学知识界的中心地。

自 19 世纪晚期开始，护理机构成为第一所综合医院柏林 Charité 的胚细胞，它最终形成于 1710 年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建造的所谓隔离建筑。由于那里的治疗是免费的，于是在 1727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引用博爱的法语词将这个公共机构命名为 Charité。因其拥有医疗机构、军队的野战医院以及 6 个专业部门，Charité 发展成为一所普通医院，这里不仅接收生病的市民和士兵，还为医生进行培训。1774 年，巴黎 Hôtel-Dieu 医院未施工的设计草图 Bernard Poyets 表明，自中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人们对医院的要求是以何等的速度在变化。一方面，配有 5 000 张床位的医院扩大为更大的规模，另一方面，人们所熟悉的医院大厅与教堂之间的空间连接被拆除。建筑中心小教堂的孤立位置表明了这个建筑已从宗教的救济机构转变成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医疗机构。

柏林布赫镇的柏林精神病院 III 城市建筑群，即后来的胡弗兰医院，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它是精神病院与医院的混合体，用它的功能建筑，从高大的护理楼、行政楼到乡村别墅、住宿楼、监督楼、手工作坊，以及

9 Wolff, Horst-Peter 等：医院机构的历史。柏林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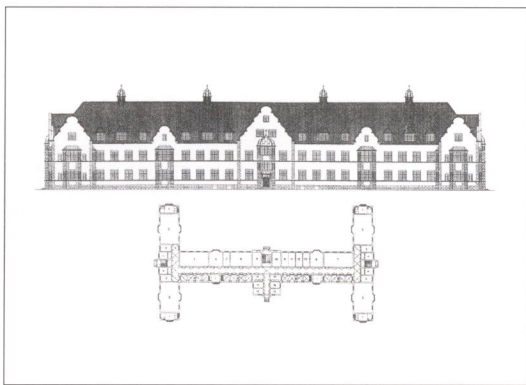
10 引文同上

11 Döblin, Alfred,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柏林 1929

12 Knefelkamp, 乌里希：直辖市的海里希—盖斯特医院。
引自：Müller, Rainer A. (Hg.): 法兰克福直辖市。慕尼黑 1987



柏林布赫医院，行政楼
建筑师：Ludwig Hoffmann (1899—1906)



柏林布赫医院，外观与平面图



柏林布赫医院，空中摄影 (2002)

为医生、护理员和行政人员修建的住宅，体现出一个所谓的医院城市。教堂与太平间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按照当时的标准进行建造的疗养院如今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物古迹。一个“接近英国建筑艺术风格”¹³富有华丽感的建筑嵌入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景观花园之中。

作为城市建筑群的医院居民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3个轴向、呈直角形并由一道白色围墙环绕的公共设施。当水井周围中轴处的建筑呈十字形排开时，这个服务于卫生事业的建筑群井然有序地融入一片绿色。为了能够独立运作，配有全套功能的公共设施，原则上与圣加仑本笃会修士修道院的设计草图非常相似。就像它对其他医院来说是一个范例一样，柏林布赫镇的柏林精神病院Ⅲ。城市建筑群也成为Hoffmann设计的其他医院建筑项目的典范之作。

1914年，在布赫开设了柏林精神病院Ⅳ。这所正对布赫皇宫公园的城市精神病院是以正方形的平面图为蓝本。运用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主楼、行政楼与活动楼建造了与宫廷公园极为相似的人工林荫道。它模仿柏林博物馆岛上的老国家画廊所修建的柱廊成为一大特色，使客观公正的游客们在绿荫下对这个缪斯之地驻足冥想（缪斯，希腊神话中掌管艺术、科学等的九名女神之一）。住院部的一部分配备了圆形塔楼和高高的顶棚，让人回想起那个遥远的东普鲁士城堡的浪漫年代。房屋在花园的封闭空间或者马掌形的环绕空间中构成了巨大的绿色内院，以获取宁静与安稳。事实上，这所柏林精神病院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便已开始建造，但从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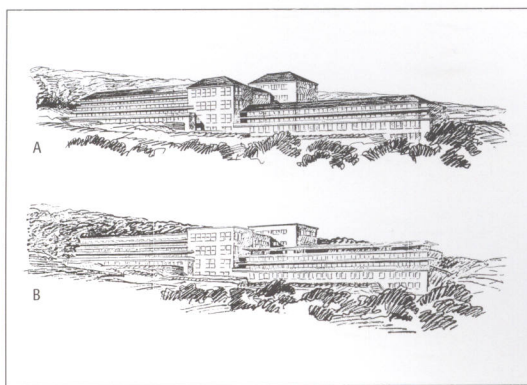
真正用来治疗精神病患者，首先被用作野战医院，战后又被用作儿童医院。1917年，一名柏林市议员宣布了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的布赫城市野战医院真正的词义是一所典型精神病院”。他用那热情狂热的字眼继续说道：“这所野战医院对于柏林来说不仅是一个装饰品，还是这场战争中德国建成的慈善、卫生机构的经典之作。”¹⁴

布赫东部医院最初曾是一所老人院，直到1908年，也就是柏林精神病院Ⅳ。建成之前，Hoffmann在一个近10公顷的相当小的面积上，采用复式折四坡屋顶的乡村住宅风格使这个21座房屋的建筑主体看起来相对平衡。1909年6月19日的《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老人城市”的报道：“这个机构看起来根本不像一所疗养院或者养老院。构成这个城市的20座漂亮房屋建有明亮的围墙和高高的红色瓦屋顶；它们被绿色的草地和黄色的砾石路相分隔开。门洞与逃逸墙使其相互连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远处，屋顶窜动的背景中矗立着一座塔楼，圆圆的、瘦削的身躯仿佛一个老式看守塔。”¹⁵ Hoffmann将典型的中轴分立两侧的建筑布置在每一个四方形和泉井点缀的花园当中，并在柏林精神病院Ⅳ。建造期间采用恢宏的手法将32个建筑在一个41.2公顷的面积上舒展开来。对城市规划的安排起决定性作用的是，Ludwig Hoffmann在建筑 and 空间设计方案中均受到了私人住宅建筑和改造出租房屋的改良住宅建筑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得当时出现了有利于修建大型绿色内院和内部公共建筑的密集型街区格局，有些部分拒绝采用房屋和街道立体成像的特性，使其向内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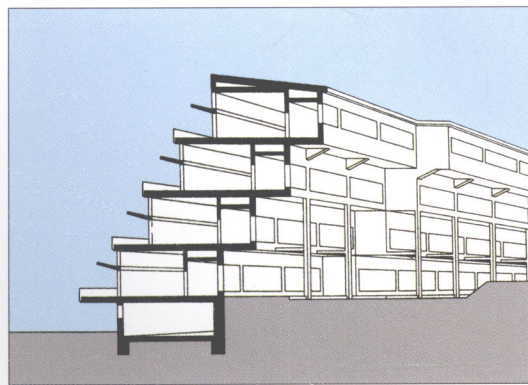
13 引自：Ludwig Hoffmann，一个建筑师的重新发现。展览目录（国家档案）。柏林1986

14 Wolff, Horst-Peter等：柏林布赫医院的历史。柏林1996

15 引文同上



毛尔布隆医院，设计草图变形 A 与 B（已竣工）
建筑师：Richard Döcker (1930—1932)



毛尔布隆医院，梯形

转。Albert Gessner改良住宅建筑与出租公寓、Paul Geldner和Andreas Voigt歌德公园、柏林—夏洛滕堡赫斯特路的Paul Mebes住宅群，或者更确切地说，柏林—施特格利茨弗里施路住宅以及根据Max Welsch设计草图在柏林霍亨佐伦达姆修建的资本投资公司都是此类建筑的典范。20世纪的前10年，按照哲学思想修建的所有建筑格局使市中心的生活环境变得更为健康。

它同时讲述了这一格局方向的第一个步骤，虽说相隔一段历史，但从这个步骤到为了使城市融入景观而慢慢消亡的传统街区建筑仅仅只有一步之遥，正如它确立了新建筑或者新的客观性城市规划战略与花园城市里的生活改良运动之间的一致性。

Ludwig Hoffmann利用世纪更替之际生活改良运动的影响，为了人民的健康将光线、太阳与自然作为所有现存基本需求的首选素材。出于改革者的预见性，Hoffmann的康复公社成为第一个花园城市。在他们的眼中，他们只需持有敷衍的做事态度即可，因为这里仅仅是一所疗养院，患者在这里会停留较长一段时间，不过只是暂时的歇脚而并不涉及到生活方式的改变。Hoffmann却认为，以前所谓的改良建筑的建筑师和他那个年代的其他伙伴都在履行着一个“介于历史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建筑师”¹⁶职责。生活改良意味着最终像德国威廉二世专制统治时期的日常生活那样遏制道德的沦陷，直至回归自然、依靠自己的土地、身体和创造力协调一致的生活：“经济上自给自足与文化上的思想独立。”¹⁷作为德国现代社会中第一个抵抗社会文化与生态恶劣的生活改良运动，是对

彻底改变城市与环境急剧工业化现象的社会真实写照。生活改良，这个名词在当时的出现频率要多于联邦德国20世纪70与80年代的那段期间。生活改良首先改自于传统的生活环境：“逃离市民化与逃离城市成为人们的共同目标。”¹⁸

新的客观性建筑是艺术家们对这场通向阳光、空气、自然与自由的公社运动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在南德受新建筑概念颇深的建筑师Richard Döcker (1894—1968) 在20~30岁之间就撰写了有关早期智人(Homo sapien)的进化过程：“今天与未来的人类是那么的独立、健康、勇敢、自由、乐观且不拘小节。”¹⁹

从正常规格到庞大怪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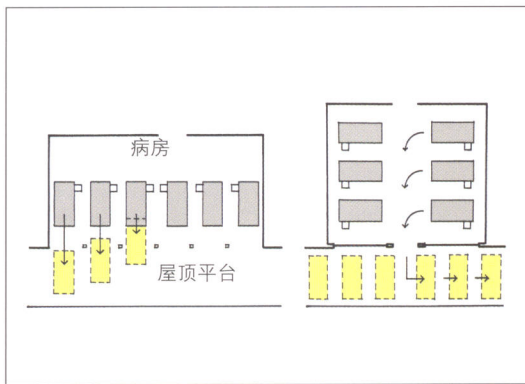
空气、阳光与景色这些自然因素在德国威廉二世时期就已经被看作是人道主义建筑的基本参数，它们在建筑学上的应用使其逐渐转化为按等级划分、呈堆叠状的露台式格局。这种建筑式样为了保证肺结核患者的健康而取代了园亭式医院建筑，并且露台式疗养院所取得的显著疗效随后对大型医院建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1903至1907年间修建的杜塞尔多夫医院主楼在病房的前面设有加顶且四壁罩有玻璃的走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引发了抵抗欧洲专制统治社会腐朽的意识潮流。一种自然主义且由独立自主思想支配的社会意识开始渗入到从压制中解放出来的艺术家的创作当中。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德国，自经济危机时起整个欧洲在20~30岁年龄段之间有一

16 Reinhard, Hans J.与Schäcke, Wolfgang, 柏林的Ludwig Hoffmann。一个建筑师的重新发现。柏林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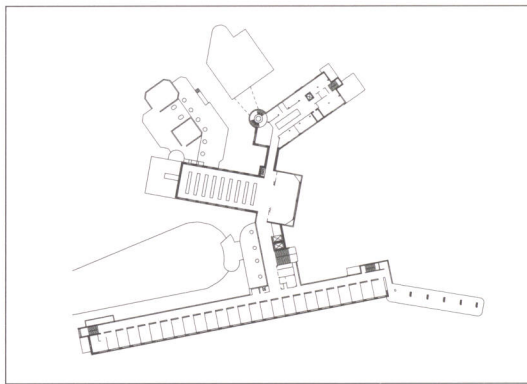
17 Lampugnani, Vittorio Magnago, 现代化、生活改良、城市与绿化。柏林的城市化试验 1900—1914。引自：Scheer, Thorsten等 (Hg.): 建筑城市。城市的建筑。柏林1900—2000。柏林2000

18 引文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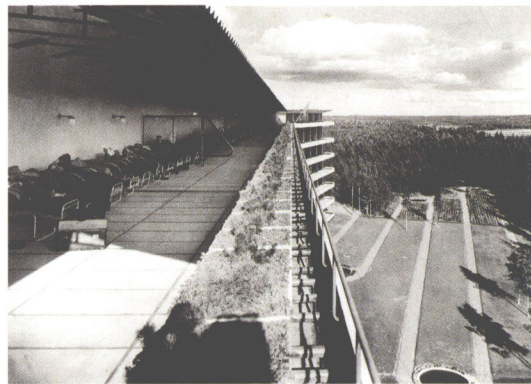
19 引自：Mehlau-Wieking, Friederike, Richard Döcker。对现代主义觉醒的建筑师。不伦瑞克1989



魏布林根医院，图解式平面图
建筑师：Richard Döcker (1927—1928)



芬兰派米欧肺结核疗养院，平面图
建筑师：Alvar Aalto (1928—1933)



芬兰派米欧肺结核疗养院，露台
(图片：Suomen Rakennustaitteen Museo)

半以上的人们均受到了它的极大感染。魏玛共和国时期，一场将所有社会职能收归国家保护的公有化潮流极大推动了作为国家福利机构的医院建筑。在整个进程中，独特的医院建筑发展成为公共服务建筑的一部分。

随着所谓的露台式医院建筑又出现了一种高层建筑模式。“我们的时代迫切地需要根据人们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卫生形象来制定要求。将一个完全封闭的建筑体的旧街区炸毁，于是房屋内的那个封闭世界被打开了，它急切地寻觅着阳光，使其与自然景色紧密相融。仅从这项需求中就生成了其他的建筑体及造型”，Richard Döcker于1929年在有关露台式建筑风格的文章中这样写道。²⁰ Döcker在设计单户住宅、多户住宅以及出租房屋时都不依赖于垂直型或者水平型的建筑风格，而是采用了——尖形凸肚窗造型——露台式建筑。他的这一原则还体现在住宅区和城市公共建筑中，以达到符合健康居住格局的要求。那些适用于健康人群的建筑格局也同样适于生病的患者；于是，Döcker在共和国西南面的魏布林根（1927—1928）和毛尔布隆（1930—1932）修建的露台式医院中设置了新的规格尺寸。²¹

按照疗养院的模式，医院不再修建在城市里，而是位于城外的一片绿色中。Döcker在他的设计中将医生团队作为考虑的次要因素，因为现代科学调查已经表明，感染型病原体的传染可以通过有效的阳光照射大幅度地得到抑制。其结果是，在医院的病房前边修建了宽敞的日光浴露台，在这里卧床的患者就像度假般在日光明照下偷闲半日，沉醉在一片田园景色之中。这些医院的病房里丝

毫没有典型的冰冷气氛，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好比一家度假酒店。魏布林根医院是一个可以容纳各种房间的单侧、舒展的2层楼体。为了使所有楼层达到同等的深度，Döcker将与北向走廊宽度相近的楼层降低到底层的上方。将跃出的楼层在建筑北侧生成的空间封闭起来用作散步的回廊。Döcker试图从魏布林根医院的设计中开创一个具有未来前景的医院建筑范例，它同样适用于3层或者多层建筑，但在当时并未能付诸实现。因为几乎在同时，Alvar Aalto (1898—1976) 用他所设计的派米欧肺结核疗养院推动了整个建筑史。这所由50多个乡镇资助修建的疗养院位于芬兰西南部偏远的森林中。建筑被3个侧翼清晰地分隔为患者区与员工区。护士、护理员、医生与管理人员以及后勤使整个疗养院在空间上划分为居住区和住院区。Aalto将作为康复机构核心的住院区设计成一个舒展的6层狭长街区，并慢慢滑向露台一侧。总体格局的主旨在于利用阳光、空气与景色相环绕的病房为患者分离出明确的室内空间。天花板着重采用黑色来渲染，用人造光作为照亮空间的间接光源。建筑与空间设计中的优雅的功能美学成为1945年之后众多医院建筑效仿的对象。对于Richard Döcker与Alvar Aalto的建筑式样来说，其共同之处在于肺结核疗养院的设计草稿不仅对医院建筑产生了影响，而且在住宅建筑发展过程中也刻下了很深的烙印。建筑史发展到现代主义时期，出现了与景观之间的新层关系，以至现今有个别建筑已经变为景观的一部分；然而与其相反的是，在Hoffmann设计的传统建筑式样中自然景观仍是建筑整体设计的一部分。从

20

21 参看 Volger, Paul 与 Gustav Hassenpflug (Hg.), 新式医院建筑手册。慕尼黑 / 柏林 1951